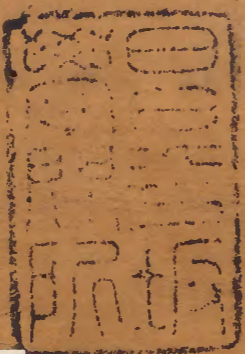


鐔津文集 五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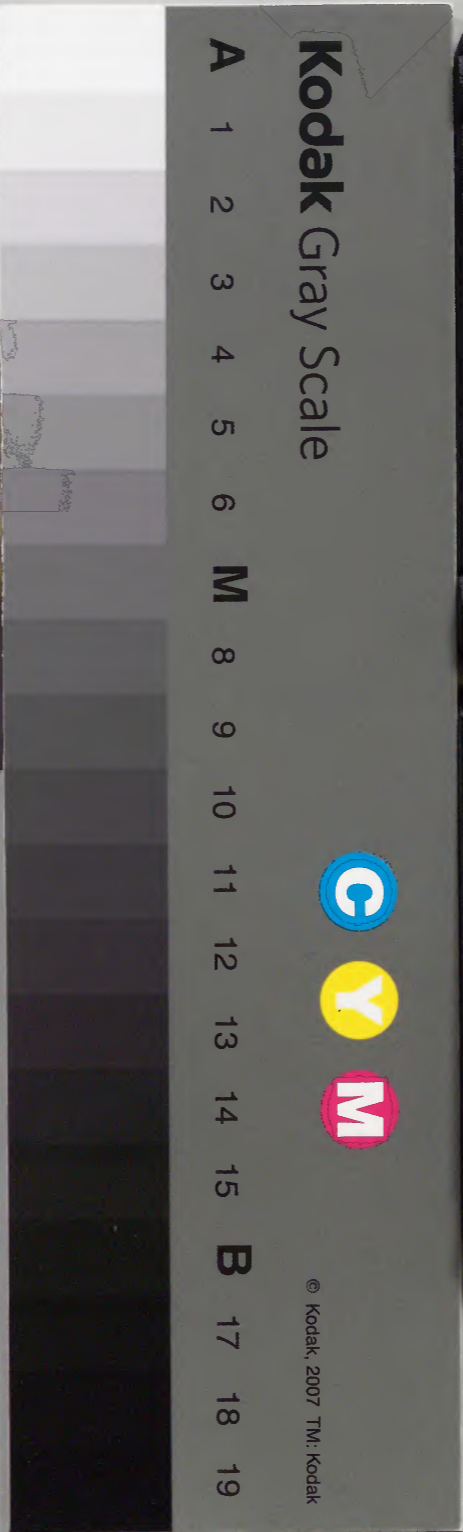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一〇	二	一	四
冊	架	函	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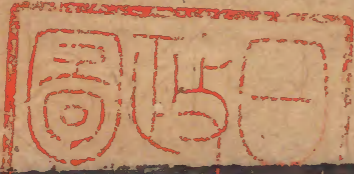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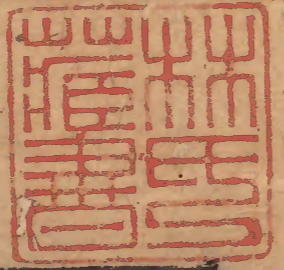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漢書	號	冊	函
一〇	二	一	四
冊	架	函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214	
冊數		5 (2)	
函號	別	56 2	

共五本







鍾津文集卷第五

藤州鍾津東山沙門釋

契嵩

撰

論原此四十一篇

禮樂

大政

至政

賞罰

教化

刑法

公私

論信

說命

皇問

禮樂

禮王道之始也樂王道之終也非禮無以舉行非樂無以著成故禮樂者王道所以倚而生成者也禮者因人情而制中王者因禮而為政政乃因禮樂而明效人情莫不厚生而禮教之養人情莫不親死而禮正之喪人情莫不有男女而禮宜之匹本作人情莫不有親疎而禮適之義人情莫不用喜怒而禮理之當人情莫不懷守而禮以之節夫禮舉則情稱物也物得理

淺草文庫

則王政行也。王政行則其人樂而其氣和也。樂者所以接人心而達和氣也。宮商角徵羽五者樂之音也。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樂之器也。音與器一主於樂也。音雖合變非得於樂則音而已矣。是故王者待樂而紀其成政也。聖人待樂以形其盛德也。然則何代無樂與？何代無禮與？禮愈煩而政愈隳，樂愈舉而時愈亂。蓋其所制者禮之儀也，非得其實也。所作者樂之聲也，非得其本也。夫樂之本者在乎人和也，禮之實者在乎物當也。昔有虞氏也，修五禮，故其治獨至於無爲。恩洽動植而鳩鵲之巢可俯而觀，乃韶作而鳳皇來格。故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蓋言舜修禮得禮之實也。作樂得樂之本也。叔孫通制禮事禮之儀者也。杜夔修樂舉樂之文者也。舉文則宜其治之未臻也。事儀則宜乎其政之未溥也。夫禮所以振王道也，樂所以完

王德也。故王者欲遠其道而不極，極或於禮欲流其德而不至於樂，雖其至聖無如之何也。人君者禮樂之所出者也。人民者禮樂之所適也。所出不以誠則所適以飾虛，所出不以躬則所適不相勸。是故禮貴乎上行，樂貴乎下效也。夫宗廟之禮所以教孝也，朝覲之禮所以教忠也，尊燕之禮所以教敬也，酢醕之禮所以教讓也，鄉飲之禮所以教序也，講教之禮所以教養也，軍旅之禮所以教和也，婚娉之禮所以教順也，斬衰哭泣之禮所以教哀也。夫教者教於禮也，禮者會於政也。政以發樂，樂以發音，音以發義。故聖人治成而作樂也。因音以盛德也，因宮音之沈重廣大以示其聖，因商音之剛厲以示其斷，因角音之和緩以示其仁，因徵音之勁急以示其智，因羽音之柔潤以示其敬。律呂正也，以示其陰陽和也。八風四氣順也，以示其萬物遂

也猶恐人之未睹故舞而象之欲其見也恐人之未悉故詩以
言之欲其知也感而化之則移風易俗存乎是矣是先王作樂
之方者也

大政

大政言其大公也大公之道在乎天則君子不苟能也小人不
苟爭也德裕君則君之德裕臣則臣之何必苟能得其生則生
之得其死則死之何必苟爭世無苟且則法無所閑也人無爭
奪則兵無所起也堯舜之所以揖讓治也大公者何推至誠而
與天下同適也聖人大誠故其所為無一本則大公也誠以道則
以道傳天下也誠以正則以正用其人也誠為大則範法乎天
地也誠為小則察微乎神妙也故能道成而不私其位也政成
而不有其功也育萬物而不顯其仁也周萬物而不遺其智也

故聖人大有為而無累也大無為而化溥也誠也者天道也公
也者人道也聖人修天道而以正乎人道也誠者不見也公者
見也由所見而審所不見則聖人之道明矣堯命四正其人稱
也物所以遂其時焉民所以得其死生焉舜命六官四岳十二
牧其人當也故其政亦臻也教亦顯也堯有子曰朱舜有子曰
均二子道不足以在位也適以天下之賢人也故授之舜也授
之禹也蓋以天下為公而天下之人之民孰為有苟私而爭也
狄人未化而聖人益德而懷諸故德者得其政也政者發其誠
也誠者貫乎天地人物鬼神也是故聖人懼人懼誠之則五材
四時罔不若也易曰中孚豚魚吉又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
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故堯舜之政治所以簡也用人所以當也
政簡則無煩法也用當則無妄官也示五刑所以持民之過失

而不章也。修五禮所以正人之恭敬而不怠也。政之大至所以
帝也。治之大公所以讓也。推帝於上者品治道而所以勸也。
歸讓於大德者辨時宜而所以教也。後政不至謂之帝可乎。治
不公謂之禪讓可乎。大公之化熄而人甚苟私智以計校欺愚
以氣力爭當是時也。以帝者化不可也。以帝者讓亦不可也。故
曰賊帝道者自秦始也。亂讓德者自漢始也。

至政

至政者言其至義也。天下以義舉則政有所伸也。傲域邪有所
抑也。善有所勸也。惡有所沮也。愛惡是非其事萬端有所決也。
夫權可以抹義其權雖重必行也。義可以行權其義雖輕必舉
也。權不以義會甚之則終賊義不以權扶失之則必亂。故古之
擅大政者必有其權也。操大柄者必濟其政也。湯武運大權其

所以扶斯義也。周昭徐偃亡大權故斯義所以愆也。義也者何
域大中而與天下同適者也。適之得其所天下謂之有道也。適
之非其所天下謂之無道也。聖人建厥中以正天下之所適也。
其世變而人甚苟私大則私其國次則私其家小則私其身。協
義者少也。反義者多也。而後聖懼其爭且亂也。示有刑非苟暴
也。示有兵非苟殺也。欲驅人而趨其義者也在執者與人不義
衆得以而去之。與衆不義官得以而治之。是故禹湯文武周公
此五聖人者謹大政故不苟擅大權也。行大權故不苟讓大位
也。征有虜也。放夏桀也。殛葛也。伐紂也。攝天下誅管蔡也。以家
傳天下而天下之人從而服之而不有怨也。蓋其政至矣。故逸
詩曰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寔是遠而書曰刑期于無
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君子以是不亦慎政而重權乎。迨其

政之敝也人因之而作勢其權之敝也入資之以爲亂謂政者
名在而實亡也謂權者任枉伸誠而忘正也夷王下堂而交諸
侯可謂政之不足也隱公苟讓千乘之國可謂權之不足也齊
桓公以伯自誇可謂權之始邪也周平王以王自降可謂政之
始微也夫政之於權猶量之有槩也權之於政猶衡之從石也
得其人則正之也非其人則欺之也故道也者待人而隆也孰
曰時乎

賞罰

賞罰公王道振也賞罰私王道熄也聖王欲其道行故理其公
私也賞罰以正善惡公也賞罰以資喜怒私也公之所以同天
下也私之所以異天下也天下同之其道不亦興乎天下異之
其道不亦寢乎賞罰者天下之大中也宜與天下共之也王政

者所以正善惡也天下之善不可不賞也天下之惡不可不罰
也賞罰中所以爲政也賞也者近乎恩也罰也者近乎威也孰
有喜而不欲推其恩耶怒而不欲加其威耶故曰非至公高明
之人不可授之以賞罰之權也傳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蓋慎
之至也洪範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蓋戒
之深也周之季非無賞罰也蓋賞罰出其私也出於私所以致
天下之亂也以私賞則恩歸乎私者也以私罰則威在乎私者
也威以驅衆衆必隨之惡以懷衆衆必效之衆人無常心與利
害而推移其利則苟附也害則苟免也擇之正僞其亦寡矣古
人譬之牛馬唯婁婁已者也柔焉媚之與衆爲之不可沮也夫
賞罰者先王行道之太權也欲道之行則不可俾賞罰之權須
吏在私也小私以之則瀆是刑也大私以之則瀆是兵也瀆兵

則征伐出於諸侯自是始也瀆刑則政令出於大夫自是始也故春秋諸侯專征而春秋罪之春秋諸侯專封而春秋罪之蓋不與其諸侯之賞罰也春秋之大夫專取而春秋罪之春秋之大夫專與而春秋罪之蓋不與其大夫之賞罰也春秋者所以示王者之賞罰也子曰罪我者其唯春秋乎聖人冒罪而作春秋所以懼後世之賞罰者也

教化

禮義者教之所存也習尚者化之所效也非所存則其教不至也非所效則其化不正也是故善教者必持厥禮義也慎化者必防其習尚也天下不可無教也百姓不可不化也為天下百姓上者教化其可亡乎教化風也民飛物也風其高下則物從之浮沈也聖人慮人之流惡而不返故謹於教化者也夫教者

生於官政也化者成於民俗也禮義者示於朝廷國家而見於天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其所生猶氣脉也所成猶四體也人欲豫其四體而不理其氣脉者未之有也所生者正則所成者端也所視者修則所見者治也是故古之在官政者必先修禮義以正其已而後推諸其人焉人之未從也必自揣其教之未造耶則加修以勸之又未之從也此其淫風邪俗者也始可以舉法以懲其犯禮違義者也湯誥曰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故誅一罪而人明舉一令而人從此所謂教修於上而人化於下也後世則不爾也不治所教而欲其所化也可乎政不正而責人違義教不中而責人犯禮是亦惑矣禮也者中也義也者正也上不中正而下必欺邪焉教化之感蓋其勢之自然也猶影響之從形聲也諺曰形端影直

響順聲和似文倒及其不直也不順也責形聲邪責影響邪是故君子入國觀其俗尚而後議其政治也

刑法

問曰在古法寬刑省而民之過姦者庸寡後世法謹刑繁而民之過姦者滿多斯何故爾曰古之以刑法者存其本故民過者鮮也後之以刑法者存其末故民過者多也曰何謂本末乎曰政教者其本也刑法者其末也苟輕本而重末也與夫灑油救焚用之雖甚而其焚愈熾何由熄哉或曰僕也故不識政教之所以爲本者也幸吾子盡言之曰人之善惡豈其性之素爾是物移之而然也故開之利則喜焉推之害則怒焉自古聖人知其如是也制田里以通其安所生養致庠塾以導其爲相孝悌澤梁交通教其不相爭利關譏市平教其不相欺負十一之賦

彌

教其效私奉公爲之禮以節其哀樂之情爲之樂以正其遺風舊俗號令以定其言刑法以防其失不幸有一坐法當刑而聖人猶求諸已曰使民如此蓋朕教之未至政之未修而寬之以刑爲禹南守至蒼梧視其市以罪殺人泣而下車問之左右曰若罪人也不順而至然君王何以傷之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心爲其心今朕爲君而人自其心是以痛之也文王之時有虞芮兩國爭封而訟於文王文王詞而釋之旣而曰政之不明使其然也而篤務政虞芮由是息訟夫人情孰不愛好而憎惡貪生而懼傷苟同有以得安樂其生得和同其族類得遂性人得美稱豈肯愆然不相從而爲之也雖夷貊之人必不能如此之不變也斯古聖人之所以力推於教化者也故古之人鮮過者善其俗者也蓋其政教之致也政教致故無所用其刑法

者矣君子不得已而用之非專之也孔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故曰刑也者成也上古一切而成之者也刑不預章故民不知法民不知法則無所生其訟端有虞氏知其後世益薄懼吏巧法苟陳故制五刑於其書曰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後世其德益衰而書其刑名不可勝數刑愈繁而民愈惡蓋其本末倒持故也逮韓非申子商鞅董荀作慘酷之刑秦人用之未終世而其國滅亡不暇然若甫侯之刑鄭侯之法以至公而持尚可以救一世之敝柰何又後之俗吏僥倖文法從其心以淺深刑罰從其情以輕重夫法者先王所以務禁姦也及其敝也為姦刑者先王所以制沮暴也及其敝也為暴非特為暴亦所以引人生暴非特為姦亦所以引人生姦是故

君子之論刑法者重其本而不重其末也或曰子之言可謂廷矣非適時變也如子之論宜古而非宜於今也今之民滋惡非刑法不能治古之民尚淳必教化而可勸苟尚以教化于今世則獄犴益豐而殺人者罔問曰子誠通於時而乃塞於道也謂時則古猶今也謂道則善猶惡也古之民淳蓋得其道也今之民偽蓋失其道也予患道德之不修不患其民之不速化患政教之不臻不患其民之不淳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斧以伐柯睨而眎之猶以為遠言道之不遠可修而至之也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言政教化民之疾也漢文帝修縣默為之政務於寬厚耻語人之過失化行而世無告訐之俗命張釋之為廷尉欲其持法甚輕於是刑罰大省歲卒斷獄四百天下有刑錯之風唐太宗平世禍亂欲以文治天下引房喬杜

如晦諸儒輔相力興王道天下遂大治貞觀三十年民家外戶
不閉嶺表行旅而不裹糧歲卒斷獄不過三十人肆之還家而
其人應期畢至當是時也天下亦幾乎刑錯之風然漢唐二世
各接乎秦隋舊俗其民也豈唯雅善乎其致治之如此也豈
非在其道而不在其時乎古語曰治天下顧其力行如何耳或
人默然再拜而去

公私

公道者導衆也私道者自蹈也公私者殊出而共趨也所謂共
趨者趨乎義也公不以義裁懺械則無以同天下私不以義處
則無以保厥躬義也者二道之闡闡也公私之所以翕張也是
故君子言乎公則專乎公道也言乎私則全乎私道也不叛公
而資私不效私而亂公故率人而人從守己而已得詩曰豈不

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蓋言其得公道也王事靡盬不能藝
稷黍蓋言其失私道也彼君子兮不素食兮蓋言其不以私而
冒公也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蓋言其不以公而忘私也方周衰
而私道強也其諸侯也專征其大夫也專政厥禮樂祭祀也顛
倒不倫二百餘年虜戎大亂而不沮春秋作故正之公道逮乎
秦氏振試商君之法而公道復強也天下困其賦百姓斃其刑
矣王制十一之賦井田則八家九百畝澤梁不禁關譏不征罪
人不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乃公私之
鈞也夫公私也者存乎大也則國家朝廷之謂公也百姓編戶
之謂私也存乎小也衆人之謂公也一身之謂私也苟得義焉
雖其小者亦可尊也苟不義焉雖其大者亦可卑也漢之孝文

以千金而罷露臺可謂私也以一弄臣而沮法可謂妨公也唐之太宗方議太子投刀而曰拜之爾舅與爾可謂蔽公而耀私也蘭相如之不校廉頗可謂尊公而卑私也管夷吾之三歸反坫可謂尊私而卑公也舅犯可謂始公也荀息可謂終公也王莽可謂蔑公也蔑私也晁錯請削可謂苟公也平津示儉可謂苟私也霍光以其寶不討賊可謂不純公也公儀休祛其蔡織可謂純公也曾子冠去而反武城可謂不苟公也子路結纓而死可謂不苟私也顏真卿以害其死可謂不用私而屈公也東夏綺角四生者可謂以公而屈私也黔婁嚴君平可謂安其私也曾連段干木可謂不以公而渝其私也嗚呼公乎私乎大也小也其在物也豈不昭昭乎豈自昧而欺其中乎

論信

人道信爲之端也人無信雖道何以教乎道推信所以行也信導道所以達也君子務道是故謹於信也君之信存乎政也父之信存乎親也師友之信存乎法也政惑則民無所信也親欺則子無所信也法失則宦學無所信也故善爲政者正號令而其民不敢違也善爲親者正恩愛而其子不敢疑也善爲法者正學行而其徒不敢不敬也君子正信也小人苟信也正信故父行而不違其道也苟信故父與而必失其義也小人不信天命也君子不信不義也不信天命故妄求而多過也不信不義故無妄而自裕也然則正小人之信莫若發乎君子之道也奉君子之信莫若免乎小人之過也甚乎後世之無信也然非人之無信也其所以爲信者不足信故也表達路者堦書也表人民者教令也堦書惑則達路者所以迷南北也教令失則人民

者所以欺上下也。湯武者有教而天下稟也有誓而天下從也。是亦其所表端也。爲後世者出令而自惑行事而自欺。說道而自反。若是則是示無信于其民也。于其子也。于其徒也。其爲無信不亦宜乎。恐世失誠堯舜所以謹信也。恐世失信湯武所以誥誓也。恐世失誥誓春秋所以謹盟約也。恐世失盟約諸侯所以交質子也。然盟愈謹而渝愈數。質愈重而亂愈甚。故曰諸侯苟信而非信。三王推信而招信。五帝懷信而大信。大信故不令而人自化也。推信故有令而人自從也。無信故雖令而人不敬也。不令者其化誠也。有令者其教正也。雖令者其政亂也。武王伐紂八百諸侯不期而會于孟津。武王以大義信于天下而天下不忍不從也。唐太宗肆當刑之人以期而其人應期皆至。太宗以大刑信於天下而天下不敢不服也。可信而不信不智也。

不可信而信不祥也。信可信信誠也。信不可信信佞也。信佞危之也。信誠安之也。君子之信安危之所繫可不慎乎。君子信人之言而不揣人之情也。小人揣人之情而不信人之言也。

說命

物皆在命不知命則事失其所也。故人貴盡理而造命。命也者。天人之交也。故曰有天命焉。有人命焉。天命者天之所鍾也。人命者人之所授也。夫天也者三極之始也。聖人重其始故總曰天命。天命至矣人命必矣。至之雖幽明其有效也。必之雖貴賤其有定也。貴賤有定故不可曲求於天也。曲求於天則廢乎人道也。幽明有效故不可苟恃乎人也。苟恃乎人則逆乎天道也。是故古之人有所爲者不敢欺天命也。有所守者不敢越人命也。何謂天道乎。天道適順者也。何謂人道乎。人道修教者也。故

古之人德合天道而天命囑之德臻人道而人命安之春秋先
春而次王此聖人顯王者之尊天命也以正次王此聖人明文
王法天而合乎天道也故得天命者謂之正統也廢人道者謂
之亂倫也曰正統曷詳哉吾子盡云也曰昔者民阨洪水天下
病之禹以勤勞援天下於旣溺功德合乎天而天命歸之故謂
正統也夏之末也民不勝其虐天下苦之以湯至仁而天命歸
之故爲人統也殷之末也如夏文王以至德懷民故天命將歸
而武王承之故爲天統也秦也隋也而人苦其敝漢唐始以寬
仁振五季僞亂也吾宋以神武平故天命皆歸焉曰天事幽也
莫可聞見接而謂天命也曷以明之邪曰人心歸其德而五行
七政順其時者也此舜禹湯武之所以享天下也秦誓曰天視
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所以明天命也異乎後世則推圖

識符瑞謂得其命也用五行相勝謂得其德也五勝則幾乎厭
勝也符瑞則幾乎神奇也魏季南北雜然稱帝而互謂自得天
命也而以兵相凌四海之內斃民如棄芥夫天命者因人心而
安人也是則人心歸其德乎五行七政順其時乎雖曰奉天之
命其實安天之命者也後世不仁而棄德始異者之致之也坐
其罪故不容於刑天命者大命也人命者稟天而成形亦大命
也交大命者貴以正氣會會之不得其正也雖成其人非善人
也雖成其形非美形也故天也常乘正而命人故人也常持正
而乘天如君非得其忠不可推命於其下臣非有其識不可稟
命於其上父命其子必待孝子奉父命必須恭天之道也古
之所謂正統也者謂以一正而通天下也統之不正則天下何
以通乎後之不及乎古者多矣豈天命之未至乎正也哉

或者問曰今稱皇者而不列其道真學士固疑之而罔辯雖然
百家雜出君子謂非所信也是果有然是果無邪吾子至學不
謬聖人必能引決為我明之也曰是何云乎皇道豈無有邪特
乃不見耳夫皇道者簡大無為不可得而言之也縣縣默默合
體乎元極元也者四德之冠也五始之本也體而存之聖人之
所以化也推而作之聖人之所以教也教也者五帝之謂也化
也者三皇之謂也善推教化則皇帝之道皎如也古語云德合
元者皇德合天者帝與仁義合者王性孰曰皇無道真乎曰
如此也孔子盍推而廣之而祖述則何獨尊乎堯舜文武而已
矣曰夫聖人之云為者必以其時之所宜也苟非其宜雖堯舜
必不能徒為也故曰孔子聖之時者也言其能以時為而為之

也昔者孔子處周之衰世因酌後世之時必也益薄且偽因不
稱以簡大之道化是故推至乎禮樂刑政者也蓋以合乎後世
之時為治之宜也然禮樂大造莫造乎堯舜者也刑政大備莫
備乎文武者也此孔子所以推尊乎堯舜文武者也故皇道者
聖人存而不推也王道者聖人推而不讓也易曰包犧氏沒神
農氏作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此聖人現皇道而存之者也禮
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此聖人歎
皇道而不得行之也適有贏糧而趨於行者不審其所以往而
趨於行也第以路歧相爭斯雖愚夫亦笑其不知道也與乎今
之學者所以辯何以異哉老子莊生亦頗論皇道而學士嘗以
為聖人之書雜其所出而鄙之此亦非詳也夫皇道也以易言
之則文王周公其先德也彼老莊又何能始之乎曰孔氏云

伏犧神農皇帝之書謂之三墳之遺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
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今子也而論皇帝而安見其所謂大
道常道者邪曰彼孔氏者以迹其教化而目之也吾本其道真
而言之也教化迹也道本體也窺迹則宜其有大有常極本則
皇與帝者宜一孔氏可謂見其微者也烏足以知道淵邪或者
曉然而作

鍾津文集卷第五

吳門比丘了修妙心祖傳智深淨福普發道傳各捨統鈔貳兩
性圓慶開惟勤各捨統鈔肆兩同共助緣銀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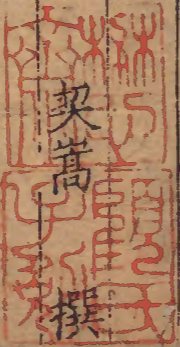
鍾津文集卷第六

藤州鍾津東山沙門釋

論原次前十篇

問兵 評讓 問霸 巽說 人文 性德 存心
福解 評隱 喻用
問兵

客以論兵問而叟愀然曰何是問之相屬也叟野人也安知兵
乎客曰謂子其學兼儒儒之道具於文武兵也者武之效也不
知兵孰謂之道曰道也者何真兵亦仁義而已矣客不達且引
去叟介然謂席人曰兵者刑也發於仁而主於義也發於仁以
仁而憫亂也主於義以義而止暴也以義而止暴故相正而不
相亂以仁而憫亂故圖生而不圖殺是故五帝之兵謂之正刑



三王之兵謂之義行義在舉而不莫不懷也正刑行而天下莫不順也炎帝之後不逞而軒轅氏陳于涿鹿兵未接而其人已服共工氏封豕其民而顓帝伐之亦未戰而遂服湯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紂為無道而武王征之至于孟津不誥而諸侯會紂有億兆夷人不用於商而用於周周衰而兵道一變所謂仁義者遂妄矣乃發於暴而至於詐強國以兵橫大國以兵驕忿國以兵亂貪國以兵侵齊始勝於楚而齊後負於晉晉始勝齊而晉復負於秦迭與迭亡類乎博塞之為玩夫兵逆事也無已則君子用之是故聖人尚德而不尚兵所以明兵者不可專造天下也穀梁子曰被甲嬰冑非所以興國也則以誅暴亂也文中子曰亡國戰兵霸國戰智王國戰仁義帝國戰德皇國戰無為聖

王無以尚可以仁義為故曰仁義而已矣孤虛詐力之兵而君子不與吾其與乎席人咨嗟曰未之聞也羅拜而罷

評讓

世所謂讓者宜有輕重而學者混一而論之於禮無別則後世何以取法乎若夫天子以其天下讓諸侯以其國讓卿大夫以爵位讓士庶以名利讓是皆有所以而讓之者也其所以讓之得其正則其禮可取也所以讓之不得其正則其禮何所取乎夫讓也有以時而讓者有以義而讓者有以名而讓者有以勢而讓者有以苟而讓者以時讓者仁以義讓者勸以名讓者矯以勢讓者窮以苟讓者亂魯之隱公其苟讓者也漢之孝平其勢讓者也吳季札曹子臧其名讓者也伯夷其義讓者也堯舜其時讓者也堯之時大同其時一讓故孫子賢而天下戴其仁

也故曰以時讓者仁禹之出浸異其時不可讓于人故其子承之而天下亦戴其仁也太伯伯夷以賢相推而其義可讓也讓之足以勸百世故曰以義讓者勸季孔子臧當列國相爭而父子交殘乃以讓名奮所以矯激其時也故曰以名讓者矯漢之孝平迫于強臣之勢而其身窮困始不能振遂以其天下讓故曰以勢讓者窮魯之隱公不以正讓非其人而苟去之卒至乎淫亂故曰以苟讓者亂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荀子曰堯舜禪讓或作擅字依荀子又也此乃專是擅意也在理當作擅與禪契不然也天子勢位至尊無敵於天下者夫有誰與讓矣楊子曰允哲堯儂舜之重則不輕於由矣韓子曰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得所也然四子皆不達乎聖賢之時也其言孰為詳乎如堯非其時則豈肯以天下讓于他人乎使禹得堯之時而天下豈及其子乎

所謂堯舜禹其奮於萬世之上者正以其時而為之者也堯舜禹其聖之時者也嗚呼後世者其人自私甚乎禹之時也而傳授者不能本禹曰吾慕堯舜為之禪讓是亦妄矣其知時乎

問霸

問者曰君子稱王或不稱霸謂霸執權謂王修信也而霸敦謂無信邪固疑其道也幸吾子辯之使桓文之事皆悉也曰王尚德霸尚功夫王有權王者以權而行德也霸有權霸者以權而取功也取功故其權未必不私也行德故其權未必不公也故公者為權而私者為詐也王有信誠信也霸有信假信也假信故愈久而愈渝誠信故愈久而愈信齊桓公方會諸侯自北杏抵幽十一主盟而諸侯皆順其信存也及城緣陵而諸侯皆散其信渝也晉文公其戰克楚踐土之盟以功自高遂召天王其

章詐也是故君子稱之稱其當時之功也不稱者誠無惡其詐且不誠也詩稱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善罰之功也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卑霸之道也中古之霸有異禮而無異道後古之霸有異道而無異禮守職命而不擅征不亦有異禮乎信征伐而尚詐力不亦有異道乎故曰霸非古也亂王政自桓文始也今俗曰霸道適變治者不可不用也仲尼曰管仲相桓公霸一匡天下民至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我其舍諸噫致合天下之猖狂詭譎傳會子孫子吳起之說淫溺而不反者也此誠愚者之言烏足與知聖人之意邪所謂適變者蓋君子因事而正之以義者也豈曰以智詐而變正道者也春秋之譏變古正以諸侯用私而變公者也夫至道之世不顯權至德之世不懷功懷功恐其人因功而競利也

顯權恐其人因權而生詐也是故堯舜之化溥而文王之化讓漢氏曰吾家雜以王霸而治天下暫厚而終薄少讓而多諱

巽說

易曰巽以行權何謂也曰君子乘大順而舉其事者也時不順雖堯舜未始為也重巽順之至也陽得位而中正當位也剛正以用巽用之當也故君子為之也乘其順履其中效其用其道莫不行也其物莫不與也然則時之順必大權然後帥其正也權之作必大人然後理其變也權也者適變之謂也夫大人其變也公小人其變也私權也者治亂安危之所繫也故權也不可以假人也孔子曰可與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蓋慎之至也至順者大有為之時也位中正者君之位也剛正則用巽天下之大權也惟天子居其位行其

權以順其時也用巽則以制其物也用巽不可以示其民而使知之也制莫之制則亂也慎密則民不知其所以而姦不生也故文言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九二曰巽在床下蓋言卑而失其正也不可以用巽也用巽則物不與而且亂也上九曰巽在床下喪其資斧其貞凶蓋言過其時則用斷不可是失其權也九五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蓋言慎其出號令也故號令不可輕發而屢改也是故用巽不宜在九二也上九用巽固不可也有本用作則字或無固字九五其用巽者也宜專乎號令者也

人文

辯者曰是世文隆天下其將成乎其隆者文言也而文言烏足

以驗乎天下成邪何文其可驗乎曰必也人文也易曰觀乎人文而天下化成斯之謂也曰何謂人文乎曰文武王之道也文武相濟以賁人道故曰人文也文者德也武者刑也德以致大業刑以扶盛德德其至也刑其次也會文武者所以以文總之故曰人文也夫聖人以盛德教天下而天下保其德也示大刑所以約之也既正則停刑而達德也德也者待刑而輔之也刑也者待德而忘之也司或是故文武皆得則其政和而其民安刑德皆敝則其政失而其民散此君子所以見天下之成敗也吾觀周文文武至之也宣其甚刑而平其德衰也吾觀漢文高文僅至也惠其減德武其多兵也吾觀唐文文皇大正而小謬也曰三代之道有質焉有文焉曰文而亡質王道其可盡乎故曰質文者聖人之所以適變而救敝也質文本正而未敝也質

如不敝何以文爲文如不正何必質爲故吾所謂文者蓋言文治之正也孔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曰言文將無用乎曰孰不用也人文至焉言文次焉以言文而驗其人其度哉以人文而驗其世世其度哉故人文者天下之道之所存也言文者聖賢之志之所寓也先天下而後聖賢者聖賢發已也天下至公也故公者至而已者次也孰言言文其無用乎

性德

性生人者之自得者也命生人者之得於天者也德能正其生人者也藝能資其生人者也然性命有厚薄而德藝有大小也性命者生所雖得而未嘗全得其厚者也德藝者人所宜能而未必全能其大小者也古之人厚其性而薄其命有也而古人不惑古之人達於藝而窮於德有也而古人不亂故曰聖賢無

全德君子無全能有其內而無其外聖賢之所以無全德也能於德而不能於藝君子之所以無全能也德上也藝下也君子修其上而正其下也故其不必工於百工而尊於百工也性內也命外也聖賢正其性而任其命故其窮之不憂而通之不疑也伊尹古之賢人也方耕于莘佃之耕夫以其能尚之而伊尹不敢與之校呂望古之賢人也方漁于棘津津之漁人以其能尚之而呂望不敢與之校迨乎二子德顯于商周也而天下百姓由之正矣孔子古之聖人也方力聘之秋猶一旅人而不暇息也方時命大謬而亂物物焉不失其道也顏子子思原憲孟軻古之賢人也窮於幽閭委巷樂然將終其身而衆子也不易其樂夫德也者總仁義忠孝之謂也性也者原道德思慮之謂也仁義忠孝修而足以推於人衆君子之學學其正也何必

多乎道德思慮明而足以安其生矣。聖賢之盡盡其生也何必皆乎是故聖賢之世而占相卜祝者無所張其巧也。君子之前而孫吳申商者無所夸其法也。夏人之學曰校，殷人之學曰序，周人之學曰庠，夫三代之學皆所以詔人而學於德也。德義者學之本也，文藝者學之末也。三代之盛其教天下所以學其本也，三代之敝其教天下所以學其末也。學末故天下皆偽也。學本故天下皆厚也。是故君子貴其敦本也，聖賢貴其盡理也。古人有言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哉！古人有言：樂天知命，吾何憂乎；窮理盡性，吾何疑乎。

存心

教人者正其所存能教也。存心者省其所感能存也。存心乎善

則善類應之，存心乎惡則惡類應之。心其非定象也，在其所有者也。應之非定名也，在其所感者也。其所感苟存而應之，豈不速乎而感應之數未始跌也。吾嘗驗之，其人聞其為心始善而人鮮不愛之也，聞其為心始惡而人鮮不惡之也。雖喜怒未出其已而彼之愛惡已來，故存心者必慎其所以感之者也。而辨人者必觀其所以應之者也。是以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故曰：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有人于此曰：人莫之知以惡心而欺人，迨惡積而禍至，孰曰心不可知乎？有人于此曰：心不可欺，以善心而待人，迨善積而福至，孰曰人可欺乎？故曰：禍福與善惡相交也。嗚呼！人無全信久矣哉！信其所心而不信其所感也。夫天地至遠而誠感之，通性理至神而物感之，滅堯舜不家，勸而天下厚，厚之感也；桀紂不人，誘而天下偽，偽感之

也感應之謂其可忽乎休徵者所以應其善政之所感也咎徵者所以應其惡政之所感也五福者善人所存吉之驗也六極者惡人所存凶之驗也天人相與未嘗睽也吁豈天爲之人實召之夫政者示天下之同之者也萬民之所由也政之善惡民所以而從之者也故驗之雨暘燠寒風五者示天下之同之者也人者一身之自也人之善惡身所以而振之者也驗之福極者示一身之自之者也方諸感月而水焉陽燧感日而火焉雲從龍也風從虎也南人發歌而此脫地各二字草舞銅山始崩而景陽鐘響此物之相感然也人道以情感故生生不窮聖人以神感故幽明一通是故存心于賢而賢至存心于不肖而不肖來存心于親則其子孝存心于學則其徒勸所謂出乎爾反乎爾者斯言近之

福解

世之曰福專利而言之者也吾之曰福專道而言之者也利道故而判福爲兩端焉利福者嘗多有也道福者嘗寡有也多謂衆人也寡謂聖賢也故曰聖賢之福聖賢之所得也衆人之福衆人之所得也聖賢所得而聖賢樂之衆人所得而衆人欲之欲之故天下競利也樂之故天下安性也是故世之人無樂之者不爲樂也有欲之者非爲安也得聖賢之得謂之重也得衆人之得謂之輕也重所重所以率天下敦道也輕所輕所以教天下薄利也齊侯楚子其富貴天下不遠也及其以之與諸侯相爭相殺也雖曰福之其實禍之顏回原憲其貧賤天下之至也及其樂道全德而後世慕其美名也雖曰極之其實福之今世俗視君子之樂然其身不振曰福矣爲聖賢邪視高明之家

恣勢充欲曰惟福也將跋意而圖其富其是安福之謂乎使天下之相率皆道而趨利斯言者之罪也夫聖賢之福福之本也衆人之福福之末也修本以來末者古人有之舜其是也以末而行本者古人有之周公其是也猶吾先聖人曰道爲福基可以修行也矣故君子有道而無富貴曰時也而君子不慊有富貴而無道曰忝也君子耻之富貴而有道君子廣之也後世舍聖賢而從衆人不亦輕本而重末乎本末顛倒則天孰與厚也哉

評隱

文王太伯其同道者哉文王始之事紂其隱德焉泰伯終之遜吳其隱名焉君子之出處語默也皆所以訓也文王太伯之同道同其作訓也故曰世亂隱德世治隱名者所以擗其爭

名者也隱德者所以遠其害德者也遠害者聖人之時也警言爭者聖人之化也化以感人其聖人之至德也時以教人其聖人之大義也微大義則後世之君臣安得以其道全也微至德則後世之昭穆安得以其禮序也天地之道遠也其生可見而其所以生不可見也聖人之道亦遠也其爲可見而其所以爲不可見也辯生曰有許由者輕天下而遯去其義高而其事疑也苟事誠而義博亦可以媿其盜國者之心乎曰若由者苟不爲也未若聖人之爲不苟也可爲則爲之也不可爲則不爲之也是故舜依乎中庸而隱也可則行之否則已之舜哉至矣不失其道也一鄉之賢隱則其鄉之禮可知也一書之道隱則其書之文可知也故謂文必工文不工則失其道也謂禮必修也禮不修則失其賢也是故一天下之治亂由賢人之隱見而所以

章也可不重乎一賢人之動靜將天下之教化而所以勸也可不慎乎呂望東海之隱稱隱也伯夷四山之隱憤隱也顏回之隱不須時不怨世樂隱也原憲之隱不卑論以儕俗矯隱也四皓之隱去以避亂來以補政達隱也谷口鄭子真修隱也成都嚴君平和隱也曼倩隱於朝玩隱也子雲隱於官苟隱也孫思邈盧鴻一處不汙道出不屈節高隱也張果之隱詭隱也李泌者身朝而名野接祿而尚君假隱也李縱者身伏而達言釣隱也

喻用

水固勝火而善固勝惡也苟用之不得其道雖水火善惡亦不可得其勝矣水之制火必於火之方然而水可勝矣善之制惡必於惡之未形而善可勝矣及其惡至乎不可掩而欲推善以

救惡火至乎不可熄而欲激水以沃火其勢可勝之乎君子小人者其善惡之所出者也是故君子用則其政善小人用則其政惡也斯欲政善而專用小人暨其惡熾至乎暴戾上下欲君子而拯之也是奚異乎激水而沃者邪雖有彥聖之人如彼堯舜禹吾知其無如之何也故古之善用人者用君子必先而小人必後君子先用善得以而制惡也小人後使惡得以而遷善也禮不容小人加乎君子不使不肖高於其賢所以隆善而沮惡也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憂心悄悄愠于羣小覲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標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者君子有志可以與守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者君子有法可以與為也憂心悄悄愠于羣小者惡小人之加乎君子也覲閔既多受侮不少者疾小人之玩

政也靜言思之寤辟有標者怨不用君子也雖小人之道不能不加於盛德之家雖君子之道不能沮於已破之國用舍之政然也一小人壞之于其前雖百君子莫能修之于其後一君子治之于其上雖百小人莫能亂之于其下邪正之勢然也越之漁者使其子漁于夷溪鄙者專之能者散之散疑筆悞及鄙宜作助兼負其所使也網則墮其紀綱而命能者治之能者終不能也

鐔津文集卷第六

臨安清信弟子高

夢斗、助緣、鋟梓

鐔津文集卷第七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釋

契嵩

撰

論原 文勢稍短於前總會二十篇成卷也

物宜	善惡	性情	九流	四端	中正	明分
察勢	刑勢	君子	知人	品論	解譏	風俗
仁孝	問經	問交	師道	道德	治心	
物宜						

君子發身以道不以財庶人謀生以力不以詐大夫趨事以義不以利是三者正然後天下可以觀王道也夫王道也者正宜也小大之物正其宜則何有乎亂世也夫道義固君子大夫之所宜也利力固庶人之所宜也曰君子而專財曰大夫而專利曰庶人而玩智詐是喪其宜也矣大夫與上猶衣也庶人處下

猶裳也。上宜衣而下宜裳，必也。苟上而下之下而上之不亦倒且亂乎？道其何效哉？冉求嘗為季氏宰，為季氏而聚斂，孔子惡之曰：「求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若求者以人而利之，尚不容於君子而如此也。矧以己而利之，孰可容乎？孟子曰：「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亮乎安國家天下者在義不在利也。

善惡

有形之惡小也，不形之惡大也。有名之善次也，無名之善至也。有名之善教而後仁者也，無名之善非教而仁者也有形之惡殺人者也不形之惡讒人者也。讒人之惡存其心，殺人之惡存其事事可辨而心不可見也。教者情也，非教者性也。情可移而性不可變也。玩隣人之子也好語誘之可以喜，惡語激之可以怒，及其趨於父母也，雖美惡之言而不能親踈之也。其盜跖饕

人肉而人皆能惡之，少正卯顯於朝而衆不能辨之，是故君子善善也，必審其名，同惡惡也，必辨其情。異夫賞罰者所以正善惡也，聰明不能盡其善惡，則不足與議賞罰也。故察讒在微，誅讒在持刑，殺宜議性善者宜任情，善者宜使察讒不微則不能觀其心之所之也，誅讒不持則不能遏其大惡也。刑殺不議則不能究其誠也，任性善則安危不振也，使情善則威福不專也。善善得其宜也，則大賢盡其德而小賢盡其才也，惡惡得其所也，則讒人悛其心而殺人伏其罪也。孰有正善惡而治道不至乎哉？

性情

性貴乎靜，故性變而不可太易，情患乎煩，故情發而不可太早，太早則傷和，太易則傷中，反中和則陰陽繆損，民壽而物多疵。

音聳

懼也

又音奴

癘是故聖人之隆治也仁以厚人性義以節人情是所以陰陽和而遂生物者也禮教二十而冠者蓋以其神盛而可以思慮慮也教三十而娶者蓋以其氣充而可以勝配耦也故古之君子觀陰陽而所以知其情性之得失觀情性所以知聖人之道行否然後以其得失究其本末相與人主起天下之病癖雖伊尹匹夫之賤而猶曰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若已推而納諸溝中嘗五就桀五千湯而不沮其以天下自任如此之勤也今天下之民方髻髻未剪而以利害相欺父母則憮之惟其姦巧之不早也僅童而男已室女已家過之則淫奔是不亦性變之太易乎情發之太早乎將不有所傷乎欲世蹈中和則何異乎適胡而南轅其安能至之也吾觀陰陽繆則寒暑風雨庸有及時百穀種植未始不疾其人則斃天者世嘗多有而仁壽者

說論也

音遂

音遂

寡焉適見情性失之之效也人失情性既如此也而聖人之道行也豈曰至乎謨者尚曰天下甚寧是亦諛也而嚚嚚不肯知其失操其本為人主起天下之病則又奚貴其當時也古語曰日中則昃操刀則害言適用於當時也若伊尹始窮賤之不暇彼欲適用豈當用邪而伊尹為之今乘適用之時攝當用之柄而不肯為之不亦為伊尹媿乎

九流

儒家者流其道尚備道家者流其道尚簡陰陽家者流其道尚時墨家者流其道尚節法家者流其道尚嚴各家者流其道尚察縱橫家者流其道尚變雜家者流其道尚通農家者流其道尚足然皆有所短長也苟拂短而會長亦足以資治道也世固本其所出尊儒也司馬遷會其所歸尊始也尊始者其心強也

尊儒者其心專也。固嘗非馬氏以其先黃老為甚。繆是亦固不見其尊儒之至者也。若黃帝之道其在易矣。易也者萬物之本六藝之原也。其先之不亦宜乎。宣班氏之智亦有所不及乎。伯夷之所長者清而所短者隘。柳下惠之所長者和而所短者不恭。孟子尊二子之所長則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遷之心抑亦與孟氏合矣。故君子善之。

四端

司馬長卿揚子雲其人其文皆世之稱也。及揚子為劇秦美新長卿為封禪書也。封禪之言恠乎淫徒。加其夸大之心者也。美新之言苟言也。記曰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賢而不默。與默邪。是皆不宜為而為之也。晁錯論五帝三王之道。謂其極也。宜賢于管子仲晏子嬰及其請削諸侯之封。言未卷而晁氏以赤其

族蓋時未可言而言之也。東方朔故乘其才俊。空涌飛書。走檄不足其奮筆。然皆不能效一官。就一政。蓋徒才而不得其實能也。劉向劉歆皆漢室之賢儒。暨治傳也。父子各專師說而家自是非。蓋得道而不得其極也。道而不極非道也。才而不效徒才也。發而不時逆理也。為而不宜失義也。是故事貴合宜。智貴識時。器貴通用。法貴折中。中也者道義之端也。用也者器效之端也。時也者動靜之端也。宜也者事制之端也。四端者君子之道之至者也。善學者不得其端不盡也。善為者不得其端不舉也。是故古之聖賢學道而有道。興事而濟事存其端而已。漢世之二三子雖激昂而無所成。其德抑亦未得端而然也。

中正

物理得所謂之中。天下不欺。謂之正。適中則天下無過事也。養

正則天下無亂人也。中正也者，王道之本也。仁義道德之紀也。人以強弱愛惡亂其倫，而聖人作之教道，以致人於中正者也。教者效也，道者導也，示之以仁義，使人所以效之也；示之以禮樂名器，導人所以趨之也。洪範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此君子所以自行其道者也。時人斯其惟皇之極，此君子所以進人趨其道者也。詩云：士也罔極，二三其德。此君子所以惡人不由是而適其道者也。是故治人者，非以中正存其誠，則不足以與議；仁義禮法也。教人者，不以中正修其誠，則亦不可以與議。仁義禮法也。夫聖人之法，猶衡也、斗也，而持之在人者也。持之不得其人，器雖中正而人得以欺之也。金石之音，中正則其所響也。震而其所應也，和人之誠，中正則其所作也。至而其所感也。詳是故古之君子也。謹其所守，行其所得，雖貧賤也，處其窮閭幽

室而不渝也。雖富貴也，乘崇高之勢，當天下之尊而不變也。及其感物也不威，而人畏；不語而人信，不勞心不役力，而其教化行者，鬼神助之，天地祐之，曷其然也。蓋天地之理與人同也，何以同乎其中正者也。

明分

萬物有數，大小有分，以數知變化之故，以分見天地之理。是故君子於天道無所惑焉，於人道無所疑焉。氣凝而生，生則有飲食氣散而死，死則與土靡，是人道之分也。穹隆無窮，日月星辰而已，餘物不容，是天道之分也。載山振水，資生金石草木，或無草木是地道之分也。人數極雖天地，或無不能重之天地變雖人不能與之，是又天地之定分也。今曰天可昇，海可入，黃金可以巧成，喻雲氣與神遇而不死，是焉知變化之故而見天地之理。

乎雖庸人亦謂其不然也而齊威燕昭秦王漢武紛倫趨之留
連而忘返亂巡狩之制繆祭祀之禮孰謂是四人主者聰明聖
智度越於庸人乎天道大公也人道大同也同者同其死生也
公者公其與人相絕也苟其公衆人而私一人孰謂天乎苟其
同形生而獨不死豈謂人乎是故聖人皆罕語天道蓋不以天
而惑人者也嘗正祭祀蓋不以人而瀆神道者也

察勢

兼金百鎰借盜而監守雖未亡金其隣人固以疑矣臨赤子于
不測之淵雖未溺子其父母固以憂矣然其勢既當憂且疑也
而人不得不憂疑也夫威權者天下之利器也其重豈直乎百
鎰之金乎而委之于佞倖不肖之人佞倖豈直盜乎而昔君子
不疑百萬師旅其性命之衆豈直乎一赤子之生乎而暴之于

戎狄之鄙戎狄豈直乎不測之淵乎而昔君子不憂然往古其
國亂且亡者曷嘗不因乎可疑而不疑者邪可憂而不憂者邪
往古能存其國者亦曷嘗不因乎疑可疑憂可憂者邪或曰疑
如之何曰疑之不如斂其柄而正之曰憂如之何曰憂之不如
保民推恩而布信曰曩豈無恩信邪而戎狄不懷曰曩之恩信
者聲而未實也必得仁人而後恩加必得義人而後信行彼守
鄙者孰誠仁乎孰誠義乎

刑勢

勢以刑張其亡也速刑以勢行其濫也甚堯舜非無刑於天下
也而天下不怨蓋用其刑以德不以勢也桀紂非無勢於天下
也而天下忽亡蓋用其勢不以德而以刑也夫物莫不有勢也
而國家朝廷之勢之大也世莫不有刑也而堯舜之刑刑之

正也。駕大勢以刑民，民雖苟而不服。秦氏以刑懼天下，而道路無敢偶言。方二世而秦亡，武王奮其威以誅紂，有天下不啻三十世。然其用刑一也，而延促之數不鈞者，蓋其所以用之者異也。故古之君子，其在人之上者，崇德而不崇勢；其在人之下者，不務其勢而務其德也。所以為刑正而為政治也。後世則反于是矣。為人上者以刑而鼓勢，為人下者乘勢而侮刑，欲人無怨其可得乎。

君子

有客問曰：君子之學，有所欲乎？曰：有。而客笑曰：君子亦有欲邪？曰：然。君子學欲至而道欲正，正則於事無繆，至則於心無惑。是故君子安安終其身而無競，小人則不爾。小人學欲利而道欲售，售則不能無繆於事，利則不能無惑於心。是故小人忽忽終

其身而自役，此堯舜與人同而聖賢所以與人異者也。客拜而去。

知人

知其人而不能育之，非智也。愛其人而不能教之，非義也。善其人而不能試之，非信也。任其人而不能全之，非仁也。育賢者智之實也，教賢者愛之正也，用賢者善之效也，全賢者任之功也。任而無功，孰為仁乎？善而無效，孰為信乎？愛而不正，孰為義乎？育而無實，孰為智乎？君子之與人也，不失智不虧義不愆信不歉仁，所以道修而德備，身名尊而天下稱之。故曰：知賢不如養賢，養賢不如教賢，教賢不如用賢，用賢不如成賢，成賢者終也。知賢者始也。終始者，天地四時存而不滅也。人其不慎乎？與其失始寧與其得終，又不若終始之為休也。齊桓公初以讎視管

仲選取以為相遂同霸天下桓公所謂不能始而能終也漢文帝喜得賈生慨得之之晚也及其以絳灌之惡出而踈之卒無大用文帝可謂能始而不能終乎殷之高宗起傳說於刑人資以治天下天下至今以聖相稽之高宗可謂能始而能終也

品論

唐史以房杜方蕭曹然房杜文雅有餘蕭曹王佐不足德則房杜至之矣觀房則半才視杜則純道君子曰杜益賢也姚崇宋璟其不逮丙魏乎姚宋道不勝才而魏則厭兵丙則知相燕公文過始興而公正不及大將軍光不若狄梁公之終無私也袁安之寬厚則婁相近之正與仁則異施房瑄顏真卿方之李固陳蕃其世道雖異而守忠持正一也汾陽王省武而尚信仁人也段太尉忠勇相顧義人也晉公終始不伐仁人也荀子之言

近辯也盡善而未盡美當性惡禪讓過其言也揚子之言能言也自謂窮理而盡性洎其遇亂而投閣則與乎子路曾子之所處死異矣哉太史公言雖博而道有歸班氏則未至也宜乎世所謂固不如遷之良史也賈傳抗王制而正漢法美夫宜無有加者焉三表五餌之術班固論其踈矣誠踈也董膠西之對策美哉得正而合極所謂王者之佐非為過也繁露之言則有可取也有可舍也相如之文麗義寡而詞繁詞人之文也王充之言立異也桓寬之言趨公也韓吏部之文文之傑也其為原鬼讀黑荷為也柳子厚之文文之豪也剔其繁則至矣正符詩尤至也李習之之文平考其復命之說宜有所疑也儂有陳子昂之文不若李華華之文不若梁肅肅之文君子或有所取也李元賓之文詞人之文也皇甫湜之文文詞之間者也域無辯郭

秦黃憲之為人也賢人也訥言而敏行顏子之徒歟徐穉之為人哲人也識時變而慎動靜焉表奉高之適世也不忘孝不傷和中庸之士也論曰引其器所以稽其範之工拙辨其人所以示其道之至否然範工資世之所用道至正世之所師所師得則聖賢之事隆而異端之說息也是故君子區之別之是之非之俟有所補也豈徒爾哉記曰文理密察或作察足以有別也孟子曰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斯亦辨道之謂也

解譏

為人雖同而同趨於亂可以拒也而不拒傷容也為道雖異而同趨於治可以與也而不與傷拘也君子以義則無所傷也適吾郝子本至心天下正情性者也推至仁天下全性命者也資之治抑亦極矣世儒援其末而固排之豈不傷歟謂君子可乎

哉仲尼曰吾道一以貫之聖人之微言也吾嘗盡之矣安得中庸之士與之語

風俗

秦人用進取之法而其俗人人欲自富至有婦不假姑以箕箒而詬病漢人用鹽鐵代農而其俗趨利至有民與利肆之吏有利祚以直相給仁義訕而貨利興禮讓廉節之風亡矣故秦俗日以亂漢俗日以敝夫秦漢其基勢豈不大且固也而卒亡亂蓋傷其風壞其俗而致然也風俗者膏腴也國家者人體也膏腴既敝而其體能不亡乎是故先王不舉不法之物慎習俗也詩曰無以太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蓋言動以禮義以正其風俗也今流俗之人苟效自託之功以利而削民使閭里翕然肖之以利而相高不亦傷風乎不亦敗俗乎君子不亦憂

乎

仁孝

父子不以道雖禽獸亦能親則君子何以別乎是故聖人愛子以義謂之仁事父以禮謂之孝舜之為子文王之為父可謂仁孝者也天下宜法

問經

問曰史謂易與春秋天道也然則春秋易尤至於詩書禮經乎子欲尊而專之子謂之何如曰豈然乎五經皆至也奚止乎易春秋邪夫五經之治猶五行之成陰陽也苟一失則乾坤之道繆矣乃今尊二經而舍乎詩書禮則治道不亦闕如禮者皇極之形容也詩者教化之效也書者事業之存也易者天人之極也春秋者賞罰之衡也故善言春秋者必根乎賞罰善言易者

必本乎天人善言書者必稽乎事業善言詩者必推於教化善言禮者必宗其皇極夫知皇極可與舉帝王之制度也知教化可與語移風易俗知事業可與議聖賢之所為知天人可與畢萬物之始終知賞罰可與辨善惡之故也是故君子舍禮則偏舍詩則淫舍書則妄舍易則惑舍春秋則亂五者之於君子之如此也詩書禮其可遺乎孟子言春秋之所以作見作之之權也文中子言春秋之所以起見作之心也范甯折中於聖人睹春秋之理也文中子見易之所存故振之也楊子雲見易之所設故廣之也王輔嗣言天而不淫於神言人而必正於事其見作易者之心乎子夏序關雎之詩知詩之政或字為教也孟子之言詩見詩之所為意也毛萇之言詩詩之深也鄭玄之言詩詩之淺也說詩不若從毛公之為簡也五行傳作書道之始

亂也皇極義行書道之將正也孔安國釋訓而已矣聖賢之事業則無所發焉戴氏於禮未得禮之實者也實或作真鄭氏釋禮又不若子大叔之知禮也問者再拜曰若發矇爾忻然而退

問交

客問曰予欲擇交恐傷乎介予欲汎交恐傷乎雜中庸曰天下國家有九經而朋友之交在其一詩曰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兮不求友生然則予欲無交其可得乎將交則猶豫於二者不決吾子爲我必何以處之曰以人從道則君子擇交以道從人則君子汎交以道汎交廣其道也以人擇交審其道也傳曰汎愛衆而親仁言汎交而推其道也繫辭曰定其交而後求言詳道而從其交也必有道而後汎交道不充已而爲汎交交必混也故君子不爲混交必正道而後擇交道不正已而爲擇

交交必徒也君子不爲徒交郭泰古之賢人也與屠酤農傭而交之而泰也不厭其交蓋有道而推其道者也伯夷又古之賢人也與鄉人處如以朝之衣冠坐諸塗炭望望遠之而不與接蓋無所質道而自篤其道者也曰世之以其宜相交者豈一端也茲曷以正而求其所交之道者也曰然交之道亂久也吾嘗懷而未暇辨之因子今所以盡之也夫古今人有以勢交者有以利交者有以氣交者有以名交者以名交則無誠以氣交則或同惡以利交利散則絕以勢交勢去則解列國之時王公將相求交於布衣馳騁車馬趨乎抱關屠肆而不暇匹夫上交至有朝雜鬻販之人而暮極富貴懷金佩玉聲振敵國終不免家破國亡而所交者反爲仇讎此以名利氣勢相交之敝而不稽其交道之故也後世猶以是而相尚故閭里之人平時遇於酌

酒忼慨皆欲死生以之也一朝利散勢去則故抵忤仇讎之隙而生於朋友之好張耳陳餘蕭育朱博此其效也是故君子慎交乎此也孟子曰友者友其德也君子之交相與以義相正以德故君子之交久而益善小人之交久而益欺君子寧語市道而不言小人之交者也客忻然而去

師道

君子不以非師而師人。不以非師而師於人。故君子教尊而道正也。師者標道也。標者表方也。標不正則使人失其嚮。師不正則使人失其志。堯師於君疇。舜師於務成。昭禹師於西王。國湯師於成子。伯文王師於時子。思武王師於郭叔。而孔子師七十子。子夏師諸侯。子思師孟子。荀卿皆師其徒。堯舜禹湯文武善師於人。而後世嗣帝王者稽之也。孔子子夏子思諸子

善師人而後世踐聖賢者稽之也。天下者教為其本也。教者道為其主也。道者師為其端也。正其端所以為道也。正其主所以為教也。正其本所以為天下也。故古之君子不苟尊而師人。不苟從而師於人。其存心於天下乎。今天下其教未至。不亦苟為人師者之罪乎。不亦不擇師於人者之罪乎。

道德

尊莫尊乎道。美莫美乎德。道德之所存。雖匹夫非窮也。道德之所不存。雖王天下非通也。伯夷叔齊昔之餓夫也。今以其人而方之。而人樂桀紂幽厲昔之人主也。今以其人而比之。而人怒是故大人患道德之不充其身。不患勢位或作利字之不在已。

治心

客以見予於巖谷。恬無所營。而問曰。子默默必何為耶。應曰。無

為也。吾治其其或作吾心耳。曰：治心何為乎？曰：治心以全理。曰：全理何為乎？曰：全理以正人道。夫心即理也。物感乃紛，不治則汨理而役物。物勝理則人其殆哉！理至也，心至也，氣次也。氣秉心，心秉氣，故心動而氣以之趨。今淫者暴者，失理而茫然不返者，不治心之過也。曰：心則我知之矣。理則若未之達焉。子思之言與子之言同之歟？曰：同。老子之言與子之言同之歟？曰：大較同而窮神極化異也。曰：子異。二子則何所驗乎？曰：吾正之於吾師古聖人之說者也。曰：然則子之正幸得聞乎？曰：是未易語也。吾之所正，通死生之變，超天地之故，張之則俗必大恠，而相訾也。必欲求之子當探吾所為之內書者，客拜而去。

吳城

不顯名

助緣 錢梓

鐔津文集卷第七

鐔津文集卷第八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釋

契嵩

撰

雜著

十三篇可資瞻策發學者志業識見元在後集諸卷今編次于論原矣

紀復古

文說

議旱對

夷惠辯

唐太宗述

易術解

逍遙篇

西山移文

哀屠龍文

記龍鳴

寂子解

寂子解傲

紀復古

章君表民以官來錢唐居未幾出歐陽永叔蔡君謨尹師魯文示于學者且曰：今四方之士以古文進于京師，嶄然出頭角，爭與三君子相高下者不可勝數。視其文仁義之言炳如也，子前相與表民賀曰：本朝用文已來，孰有如今日之盛者也。此聖君之德而天下之幸也。退且思之，原古文之作也，所以發仁義而

辨政教也堯舜文武其仁義至其政教正孔子以其文奮而揚
之後世得其法焉故為君臣者有禮為國家者不亂方周道衰
諸侯強暴相欺上下失理孔子無位於時不得行事故以之用
褒貶正賞罰故後世雖有姦臣賊子懼而不敢輒作及戰國時
合從連衡之說以傾天下獨孟軻荀况以文持仁義而辨政教
當時雖不甚振而學者仰而知有所趨漢興賈誼董仲舒司馬
遷揚雄輩以其文倡之而天下和者響應故漢德所以大而其
世所以久也隋世王通亦以其文繼孔子之作唐興太宗取其
徒發而試之故唐有天下大治而韓愈柳宗元復以其文從而
廣之故聖人之道益尊今諸儒爭以其文奮則我宋祖宗之盛
德鴻業益揚天子之仁義益著朝廷之政教益辨然而卿士大
夫內觀其文知所以修仁義而奉上正政教而治百姓萬邦百

姓外觀其文知所以懷仁義而附國家聽教令而罔敢不從四
夷八蠻觀其文以信我祖宗之德業知可大而可久也使其望
而畏之曰宋多君子用其文以行古道中國之禮樂將大修理
不可不服也易曰文明以正人文也又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
下彼戎狄叛命兇慝之邊鄙今朝廷當行征伐以誅其不廷而
文之興也郁郁乎如此是亦止亂不專在於威武明文德而懷
之也君子觀之謂其化於天下也宜與堯舜文武較其道德也
哉夫社稷之靈長久曆數之無窮雖漢唐之盛美而奚足以比
並

文說

章表民始至自京師謂京師士人高歐陽永叔之文翕然皆慕
而為之坐客悅聽客有一生遽曰文興則天下治也潛子謂客

曰歐陽氏之文言文耳天下治在乎人文之興人文資言文發
揮而言文藉人文為其根本仁義禮智信人文也章句文字言
文也文章得本則其所出自正猶孟子曰取之左右逢其原歐
陽氏之文大率在仁信禮義之本也諸子當慕永叔之根本可
也胡屑屑徒模擬詞章體勢而已矣周末列國嬴秦時孰不工
文而聖人之道廢人文亦足觀也蓋其文不敦本乃爾孔子無
位其道不行病此不得已徒以六經春秋之文或云春秋載之以
遺後世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聖
人豈特事其空文乎君臣父子師徒朋友其文詞有本仁義禮
信霽然天下不治未之有也易曰觀乎人文則天下化成豈不
然哉坐客聞吾說皆諤然不辯本或從辨

議旱對

歲旱論者有來訪予曰今茲五月不雨及餘七月吳疆赤地千
里稼穡槁矣農夫忙忙無所柰何百穀勇貴乃倍其價道路餓
草相望為政者禱于山川趨其急猶拯之水火而雨終不至民
未免皇皇如也請於吾子則曰何如為之所耶予時應曰此官
人者謀之非吾野人之事也無已則與子竊語之吾嘗聞諸長
者當荒旱時謂之凶年為國憂民者莫如發倉廩以救其饑而
後教之惜井泉謹隄防命吏與之相水道引民并力擁江河注
之陂池以洽灌溉察市道平物價乘時射利欺于貧弱者以法
誅之勸有餘者貸不足約不足者以樂歲酬之關譏無重征以
通商旅細民鬻販者容之察刑獄明民之冤枉斯則亦救旱之
一道問者復曰禱於山川之神宜之乎曰於禮亦有之然有水
旱疫癘之災以營山川之神者舉古法以順民心耳或作人心如風

雨時至水旱不爲沴非由乎山川也問者憮然曰我鄙人也未
識乎旱潦之所由子復爲我言之曰極陽之謂旱洪範咎徵曰
僭恒暘若又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不易
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
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說者云夫僭也者何過
且差也曰政之差而民無教也民無教則肆暴刑也肆暴刑則
罰不當也罰不當則民怨之與肆暴所感故旱順之夫歲月日
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也者何王由王
道而不任喜怒妄黜陟卿士師尹卿士師尹守厥職無僭妄以
侮王權也如此則國事修國事修則其氣和洽氣和洽故百穀
成而治道明也俊良得志以行其道是上有仁義而下無怨咨
故國家安也夫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

用微家用不寧也者何君奪臣職而臣冒君政也如此則國事
不修國事不修則人不和人不和故百穀不成而治道昧也俊
良之道不顯是上非仁義而下民胥怨故國家不安也今天子
聖明而俊傑在位所謂刑政禮樂豈聞過差也然宋有天下鷄
鳴犬吠徹于四海其爲廣且遠矣殊方遠俗政教豈悉至而刑
罰能無誤也惟刑政禮樂正則風雨以時來旱潦無由作也惡
用禱邪問者躓之再拜而去

夷惠辨 或從辯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又曰伯夷
聖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又曰聖人百世之師伯夷柳
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
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始曰君子不由也者孟子拒之之詞也次

曰清與和也者稱之之詞也又次曰聖人百世之師也者慕之之詞也既拒而又稱慕之學者多惑有以其言爲不詳吾故不然謂孟子之說厥旨遠乎夫君子與人適義而已矣故其去就無固無必如其人始惡而一日翻然以道求我君子必接之接之得其誠則就之如其人始不惡而一日翻然以無道從我君子必直之直之不得已則去之君子就之非苟從也義可從也君子去之非苟去也義可去也故君子之去就非苟也專在其義也彼伯夷者耻立惡人之朝耻與惡人言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衣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以諸侯爲不潔雖有善其辭命而不受也以其終爲不潔果不就已彼柳下惠者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但其自治不顧治人混然苟與之處果不去已柳下惠與不修之人處而

不能正之既不能正之又不能去之是侮人者也伯夷得善辭命以至誠相求而不肯酌其誠既不能恤其誠又不能就之是弃人者也弃人也者是不與人爲善也侮人也者是與人無禮也與人無禮孰爲恭乎不與人爲善孰爲容乎以君子之道校之則二子之去就不亦非義而宜乎孟子曰君子不由也若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橫政之所之不忍居也清廉其身更治亂而不渝非得聖人之清者孰能守之如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非得聖人之和者孰能忍乎孟子當戰國時無道也而姦臣賊子眦睚恣作頑懦鄙薄爭勢冒利雖死不顧其有節義孟子以羞堯舜之道不行思以清廉寬和之風矯激其時故必尊伯夷柳下惠爲百世之師者也其始曰隘與不恭者辨其不以義而爲人也蓋欲使人慎去就故有拒之之辭也又曰清

與和者是明其各有聖人之一德也欲人知賢其人故有稱之之辭也又白聖人百世之師者有以警於世也欲人聞其風而自化故有慕之之辭也伯夷柳下惠特立自任者也不顧教人故其所為亦不顧世之是非也孟子行道者也其務教人故指其所為是者取之非者正之所以夷惠之事雖得失而兩存於其書

唐太宗述

太宗始視文靜於繫獄何憂天下之急也隋大業間劉文靜坐與李密連姻繫獄太宗入視乃謂曰今看卿非兒女情與卿國大事也諫班師於霍邑號哭以感何忠孝之義合也高祖初起義師西圖中國隋將宋老生據霍邑以拒義師會父雨糧盡高祖議還太原太宗欲須入咸陽高祖不納號泣誅建成元吉何循大義也武德九年建成元吉謀害德等九人入玄武門與可汗刑白馬而盟之何信行於戎狄也太宗初於臨朝殿前與可汗刑白馬而盟之何信行於戎狄也太宗輕曜軍容可汗見懼而請和故刑白馬盟於便橋上而去拒德

舜之諂何沮天下之佞人也

正觀初奏秦王破陣樂曲封德彝對曰陛下以聖武戡亂玄極奏樂象德定文武之道各隨其時公謂文容不

厥胥亂以其無罪於我不乘便而討之何賞罰之有禮也

初突厥諸部叛計之而兵叛羣臣請乘便討之上曰豈有新與之和

而後議不屢赦何賞罰之正也

太宗謂羣臣曰赦有罪及不執擒取議不屢赦何賞罰之正也

朕不頻赦庶得與杜淹論樂何知政也

太宗初奏前樂謂侍臣設教以為節治之隆替皆由於此御史大夫杜淹曰前代存亡實由於樂故陳之亡為玉樹後庭齊之亡為伴侶行路聞之

莫不悲泣上曰不然夫音樂之感人心歡者聞之則悅憂者聽之則悲將亡之國其民心苦若心所感聞樂則悲何有樂聲使人悅者悲乎今王樹伴侶其音與孔穎達論藉田何知經也

正觀初藉田於東南今於城中孔穎達曰按禮天子於南郊諸侯於東郊

書云平秩東作朕今見少陽之地田於罷營閣之議何惜民力

朕德慚漢文豈可過勞民力竟不許幾致刑厝何天下之

教也。居不閉戶，行不賈糧，何天下之廉讓也。正觀四年冬，斷刑行旅不賈糧也。赴刑者應期而畢，至何天下之無欺負也。正觀七年秋，親錄囚死者三百九十人，令明年納魏徵之言，何與人為善也。太宗納魏徵諫，爭見於本傳甚衆。自古稱禹湯文武，所以為禹湯武者，正以其由仁義之道而王天下也。如後世以仁義而為王者，猶禹湯文武也。吾讀唐書得太宗之事，如所述者，不可勝舉。原其所歸，皆趨仁義。要其與禹湯異者，亡也。當時論者謂太宗大度類漢高，神武同魏武。夫漢高寡文德，而魏武不及霸道，惡可與太宗擬論乎？惜哉！欲用周禮治而房魏輩不能贊成之，如使王通未喪，唐得用之，文中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則抱周禮以從之。則百年下世，何翅乎三百一十六也？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太宗之作真王者也，而不偶文中子可歎也哉。

易術解

子郝子治易平生得聖人作易之大法，乃解易以自發其法，謂聖人所以作易在治道。治道在君臣，君臣法陰陽以成爻，列爻以成卦，立卦以成易，是故求治道者必觀乎易，求易象者必觀乎卦。求卦體者必觀乎爻，求爻變者必原乎陰陽。陰陽也者，作易之本也。治道之大範也。陰爻者爻或臣道也，陽爻者君道也。陰陽之爻升降得其所，則卦吉；陰陽之爻失其所，則其卦凶。是故君臣之道正，則其政治也；君臣之道繆，則其政亂也。治則三綱五常修也，三才順也，萬物遂也，亂則彝倫萬事斁也。夫天下萬世治亂規誡之道，易其備矣。方絕筆乃出其書示於潛子，欲吾亂而明之，潛子稽其說條其緒，雖累百而無不與聖人之法合者，揭然而自立義例，精而且至，大略如乾坤小畜大畜卦之

類雖古之善治易者不過是也。潛子因語其人曰：子之書是也。然易之始固出於河圖。河圖所見，惟陰陽之數最爲其本也。而君臣之法與其神物借出矣。雖然，其吉凶治亂之效未著，乃資乎聖人者。君天下而發之，故包犧氏出焉。示與神道，適會遂卦之而又爻之，倣黻用其法以王天下。然其法非聖人作，君不能張之。聖人非以是不能王之，故易與聖人而相須也。孔子聖人也，雖知其法而無位，歎不得如處犧行其道於當世。徒文而傳之耳。故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然其傳自孔子之商瞿，更九世至漢人楊何，而所傳遂絕。其後諸儒用己見，各爲其家，紛然騁其異說。師弟子相承相勝，不復行聖人之道。真易之道遂微，而子當易道支離紛錯，漫漶難審之時，乃毅然獨推聖人之軌法，解其書以遺學者。其於聖人之道，亦有力焉。子郝

子益謂潛子曰：吾考雜卦其說煩且重，殆非聖人之意。是蓋後世學者，括衆卦而歌之之言也。預之十翼，不亦忝乎。吾嘗削之，乃離序卦爲之上下篇，而以禪夫十翼可乎。潛子曰：楊子雲謂學者審其是而已矣。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小也。子非之，果是而排其瀆聖人之言者，宜也。何必疑之。

逍遙篇

天地均乎功，萬物均乎生。日月均乎明，四時均乎行。生生之道同然而所以爲生，奚一謂功不殊，謂生不異，謂明不兩，謂行不各，使皆任其自然。而然者，人其適於虎狼蛟龍也。虎狼蛟龍，僮戾矯軋乎性，又奚全於天淳乎。故曰：道亦自然，非道亦自然。道曰：得非道亦自得。昔夫黃帝也，高辛也，唐堯也，虞舜也，夏禹也，也。右穆也，孔子也，曾參也，子路也，伯夷也，展禽也，桀紂

也惡來也盜跖也是此者不亦生乎而所以為生曷嘗
孔息與人同而動靜與人別若所謂者繁何以明之黃帝
之為生也修德振兵治五氣藝五種撫萬民而安乎天下往而
登乎雲天高辛之為生也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
其色郁郁其德巍巍其動也時其服也士既執斲中而徧天下
帝堯之為生也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
不驕貴而不舒平章百姓協和萬國帝舜之為生也父頑母嚚
順適而不失子道二十而孝聞終踐帝位而明德於天下夏禹
之為生也其德不違其仁可親豐稷穆穆為綱為紀以治鴻水
故功至天下西伯之為生也篤仁敬老慈少禮下革苛虐之政
斷虞芮之訟稟天明命乃君萬國棄之為生也相地之宜乃為
農師天下得其利焉丘之為生也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禮樂由

之成仁義由之明參之為生也孝道昭由之為生也至義明伯
夷之為生也激大廉柳下惠之為生也懷至和桀之為生也務
之凶德殘傷百姓特身不保遂放而死紂之為生也拒乎諫飾
乎非好酒淫樂嬖於婦人而殫殘無辜至於身厄火死為極大
醜幽厲之為生也接慝桀紂惡來之為生也間亂君臣盜跖之
為生也眦睚肆賊夫道亦自然者黃帝堯舜之謂也非道亦自
然者桀紂幽厲之謂也道亦自得者參由夷惠之謂也非道亦
自得者惡來盜跖之謂也刀與劍同鐵以謂自然乎劍自得乎
利水所以截蛟犀陸所以斷虎兕縱而試之恢恢乎是安知金
之生也耗于是哉是故聖人任乎自然之道不任乎自然之生

然之正不得乎自然之邪故靜與天地合動與禽獸別
攻貪殘不得容離諸有而立于妙故君子不可不知

大妙之謂也。至寂也。而通乎羣動。至無也。而含乎萬
狂。狂而聰者。不可以盡其音。曄曄在色。而明者。不可以
其。其謂之不可得終。天地而未喪。謂之可得彌。天地而未
有。有于無。無無于有。有無借遺。而返乎不可狀。故曰。非天下之
至神。孰能與於此乎。所以能挈天地。運乎日月。天地日月。雖為
巨焉。曷嘗不為道之用乎。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此之
謂也。有人于此。弗原乎道。被髮狂行。謂我自然。天倪紛于內。視
聽馳于外。物將焚籠。其性也。又奚得適乎。生夫人有二。大性大
也。情大也。性大。故能神萬物之生情。大故能蔽聖人之心。金與
木相摩。則然。木不勝。固焚矣。情與性相制。則亂。性不勝。固滅矣。
孰知夫性全也。輿人不為聖乎。情全也。聖不為輿人乎。或曰。明
堂辟雍。高門峻板。長者之所慕趨。而鳥過之疾。飛獸過之急。馳

小人過之。追風而去。然則鳥獸生乎林薄。小人成乎闕茸。其分
定。而其性不可移。此三者相與而去。不其然乎。於此。乃曰。性全
也。輿人可為聖。情全也。聖可為輿人。是世所希有也。逍遙曰。不
待黃帝而論。大智者。大匠屈於雕蟲之子。不須彭祖而言。大年
者。大椿屈於舜英之草。必矣。夫測孟津者。安可以錐視雲天者。
安可以管觀大道者。安可以形骸。故神照而心不滯者。可與言
道也。夫干越夷谿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昔者太甲肆暴。不
道湯法。而伊尹教之。三年則遷善修德。卒朝諸侯。周宣王厲王
之子。而周公召公輔之。修政。故能振成康之遺風。齊桓公之淫
也。由管仲隰朋也。故能一正天下。而作長五伯。由豎刁易
也。父子疑忌。其國大亂。子路彼之勇人也。化於仲尼。故能
變之典樂也。擊石撫石。而百獸率舞。狙公之賦。芋也。

而衆狙怒，馘巴鼓瑟而遊魚出聽，伯牙絃琴而六馬
甲齊桓遊方之內者也。目視耳聆，未必出乎事物之表。
人情相戰，營營不閒。一旦爲人所化，禮義勝之，猶能舍不肖而
庶幾乎賢者。其若是焉，彼禽獸也。由人情動以欲逐物，猶能感
樂而順養。此九者，豈異生而別造化乎？何則？始此而終，彼獸居
而人隨，况大通乎？况太全乎？漠然惟神，死生不化者也。又奚人
而不爲聖乎？故荀卿曰：神莫大乎化道，福莫大乎無禍，但適異
國者必知途，適萬里者必積行，往而不知胡越之路，則沒身不
覲，異國去而不動跬步之舉，則終生不離國門。故君子患不知
理，不患其名之不美，患不行道，不患其心之辭。神嘗論曰：聖
愚者堯桀者，其氣有殊，而其性常一。性非氣，而不有氣，非性而
不生，故氣也者，待乎性，性也者，假乎氣。氣與性未嘗相違，古者

既得其母，已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故夫陰陽
之交，是生五行，性乘乎陰陽而遇其交也。故爲聖人爲賢人爲
仁人爲義人爲小人爲愚人，猶禮運曰：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
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夫聖人者，得全乎陰陽也。賢人
者，得乎陰陽之微，五行之先也。仁人者，得乎五行之一也。
小人者，得乎五行之微也。禽獸又得乎微乎？微者也。夫性
之與氣，猶火之於薪，焉火之性，其輝一也。洎焚於草木，則其明
未嘗同矣。是故古之得道者，不以心役氣，不以氣擾心，心之不
動也。則人正性命，故老聃曰：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則妙觀
而循至乎非空，非空也者，常無有也。惟色也者，有非常也。
妄而空，未始爲空，惑者皆爲色，而格于空也。而色也者，
資乎萬物，紛異而此何不同？然雖智未及聖，而所以

闕如謂之惟色萬物大域謂之非空萬物大宗所以
觀心空而入道若然者歷大亂而不瀆履至危而不
之然而自化不操而自正天地有殞而此未始患其有終日月
有息而此未始患其有窮此或真道道遙游者之所趣乎

西山移文

自然子西山之有道者也處仄陋間三十年雜老農老圃以游
未嘗一日以語逆物康定初朝廷求儒於草澤知己者將以道
進於天子自然子引去不顧余於自然子有故也聞且惑之謂
自然子賢者不宜不見幾念方當遠別不得與語故文以諭之
曰子自然子讀書探堯舜之道豈宜自私得志推諸天下與人
共之不得已山林而已昔曾點顏淵樂道終於隱約而不改彼
必時命大繆而然也今天下一國君人者有道自然子之時固

異矣安得與彼二子同年而語哉吾嘗謂隱者之道有三焉有
天隱有名隱有形隱形隱也者密藏深伏往而不返非世傲人
者之所好也長沮桀溺者其人也名隱也者不與治亂與時浮
沈循祿全生者之所好也東方曼倩楊子雲者其人也天隱也
者心不凝滯拘絕於事無固無必可行即行可止即止通其變
者之所好也太公望孔子顏淵者其人也子自然子志在孔子
而所守與長沮桀溺輩類彼長沮桀溺者規規剪剪獨善自養
非有憂天下之心未足與也自然子固宜思之與其道在於山
林曷若道於天下與其樂與猿猿麋鹿曷若樂與君臣父子其
節且大為之名也赫赫掖天地照萬世不亦盛矣哉
之行矣無且容與知言者豈以我為狂言乎

不評漫者以學所悞而窮於當時評漫不知何許人
健以割鷄解牛不足以盡其勇思託非常之屠以適
于世無所信適到羊屠狗者陽陽其前市井之人見則指笑嗚
呼評漫往矣曠千萬年有聞其風而自感且為文以發其事龍
也者純陽之精靈於鱗蟲非有定形馮神雲氣而變化不測故
於人世罕得而窺焉彼欲絕其精惟祛人江海之暴浪其形生
夷其族類非能游刃於無間智與神遇而龍可屠乎嘗聞海中
之國其人如雲乘風騎日出入於天地之外而往來無迹彼則
鬻龍肉而資所贍是屠龍者彼人之事也然屠龍之事在古則
用於其國今也評漫之時或亡幾乎息矣評漫身世則與彼人
異而為屠龍豈其宜乎然評漫者非不知其非己任邪蓋性與

其道合而形迹外忘又何暇計乎世俗之用不用哉夫龍之為
物也其亦神矣為屠之術人之難能評漫於此則毅然作之窮
且不止作止是評漫之性也神武妙得於聖人之身者也嗚呼
屠龍聞之于古今幾世而不有一見於評漫之性所謂聖賢人
者故能盡人之性盡萬物之性聖賢也尚未聞異評漫之心而
正其所託况區區之俗其能識評漫乎屠龍之道不為窮乎悠
悠六合之間古兮復今往者其可哀來者其可憫

記龍鳴

吾年十九時往吾邑之寧風鄉至于姚道姑之舍道姑異婦人
舍在山中留且數日遂聞其舍之山脅有聲發於陂池之
石振大鐘如此數聲吾初恠之顧此非有鐘可聲頃之
如道姑肅然作而曰異乎此龍吟也聞此者大瑞子

如處子時嘗取水溪中身感龍漿及人禮之夕龍光
及子即亡亡而還不復樂其家居鄉人神之遂為結精
房之山中然姚女自少獨守精潔齋戒初頗逆道人吉凶
其事輒驗及吾見時已老年六十餘氣貌泠然不復道人吉凶
楮冠布服栖高樓裏誦佛經雖數萬言日夜必數帙妙法華經遇物
慈善故其鄉人靡然相化吾嘗問其何所以授經曰姬少時每
有神僧乘虛而來教姬耳吾故以其所謂龍吟者不妄也吾讀
書視古人如是者多矣有若房瑄薛令之賤時栖山皆謂曾聞
龍吟其後房果為宰相薛至太子侍讀此其所聞之驗也嗟乎
余雖不埒於二公然而遵道行己豈負於聖賢哉卒以弘法為
庸人誣陷遂示醜於天下何其所聞未異而所驗不同邪姚氏
之謂可疑也吾意夫龍者君之象也豈今天下治平盛乎聲明

文物以遭其時得以而歌之此其驗也不然神龍亦有妄以聞
乎有本云龍亦有妄鳴乎

寂子解蓋師少時所稱而後更號潛子

寂子者學佛者也以其所得之道寂靜奧妙故命曰寂子寂子
既治其學又喜習儒習儒之書甚而樂為文詞故為學者所辯
學佛者謂寂子固多心耶不能專純其道何為之駭也學儒者
謂寂子非實為佛者也彼寄迹於釋氏法中耳寂子竊謂此二
者不知言者也不可不告之也因謂二客曰吾之喜儒也蓋取
其於吾道有所合而為之耳儒所謂仁義禮智信者與吾佛曰
悲曰布施曰恭敬曰無我慢曰智慧曰不妄言綺語其為目
其所以立誠修行善世教人豈異乎哉聖人之為心
皆使其必去罪惡也苟同有以其道致人為善豈曰

我教而所以為善吾不善之也如此焉得謂聖人
儒亦欲睎聖人之志而與人為善也又吾佛有以萬
而為人也今儒之仁義禮智信豈非吾佛所施之萬行乎為
五萬行又何駭哉又謂之曰客無以吾喜儒為寄迹苟容於佛
氏法中耳寂子雖無天過人豈不能為抱關擊柝負版築之
事以苟容其身耶甘落髮忍所愛口不敢嘗於葷血以奉佛者
誠以其教廣大其道真奧以之修身則清淨齋戒以之修心則
正靜無妄以之推於人則悛惡為善善者為誠以之死生終始
則通於鬼神變化雖飢羸枯槁委於草莽而不忍移者正以其
所存如此也夫市井小人以市道相師有一言利其所為尚能
終身戴其師之德寂子雖陋寧不賢於市井輩邪得入之道而
憐倖以負其教而奴隸之人不忍為也寂子其為乎仰天俯地

吾不欺於聖人也客幸無以此為說也二客者嘗以其教相辯
寂子亦從而諭之曰客無諍也儒佛者聖人之教也其所出雖
不同而同歸乎治儒者聖人之大有為者也佛者聖人之大無
為者也有為者以治世無為者以治心治心者不接於事不接
於事則善善惡惡之志不可得而用也治世者直接於事宜接
於事則賞善罰惡之禮不可不舉也其心既治謂之情性真正
情性真正則與夫禮義所導而至之者不亦會乎儒者欲人因
教以正其生佛者欲人由教以正其心或云欲人正心以行其教心也者徹
乎神明神明也者世不得聞見故語神明者必諭以出世今牽
世而議其出世也是亦不思之甚也故治世者非儒不可也
佛亦不可也二客復相辯其教之末者云云寂子又
於事宜揣其本以齊其末則志常得而言不失也

訂其所以為教而辯其所奉教吾未見其得之者也孰不可辯也二客且止然寂子與人游也不接其勢奉其豪不要其譽惟其達道與己合者與之視其嚶嚶相訾者悠然不樂從之或問寂子子似善於佛盍揭子之道以示於世寂子曰吾道難言也言乎邇則常不可極言乎遠則常自得存乎人通乎神達乎聖歷乎死生變化而不失未易一一與俗人語也誠欲求之當探寂子所著之內書

寂子解傲

寂子為郝氏之隱者也其性簡靜不齷齪事苛禮故為俗所謗憎終以傲誕譏之寂子初以流俗之說宜不足顧雖朋儕規之亦未始奉教及壯道業且修而其謗益甚來相規者愈勤寂子撫然歎曰世真無知我者也乃坐規者與之語曰俗謂我傲豈

非以吾特立獨行與世不相雜乎又豈非以吾不能甘言柔顏而與世順俯仰乎規者曰不出是也寂子曰言道德禮樂者大要在誠非直飾容貌而事俯仰言語也吾惡世俗之為禮者但貌恭而身僂俛考其誠則萬一無有內則自欺外實欺人故吾於人欲其誠信不專在言語容貌俯仰耳所謂人者孰不可以誠信接之誠信之通雖容貌揖讓不亦末乎昔嚴子陵於漢乃卧見盧鴻於唐輒不拜正謂以誠信待天下也子謂二子其非乎是耶必以為傲則吾無如之何也今俗謂之恭敬而不問仁鄙義與不義權利所在則蓬蔕僂俛馳走於其下甘役身而不司為權與利不在雖賢與義與坐必倨與眦必瞪施施然驕曰傲很明德正此之謂也嗚呼俗之所為如是且不叩反譏我亦猶蒙塗汙而笑不潔子往矣無更規我

卷第八

承天寺比丘元堅施財餼梓

承天寺比丘元堅施財餼梓

